



蜗牛姑娘

三色柳 著

勇敢向前走

wo niu gu nia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每一个人在生活里寻找自己的路，追寻别人的背影只是最初，
独自上路仅仅是成长，最后我们需要一个伴侣一起奔跑。

wo niu gu niang yong gan xiang qian zou

Ch



蜗牛姑娘

三色柳◎著

勇敢向前走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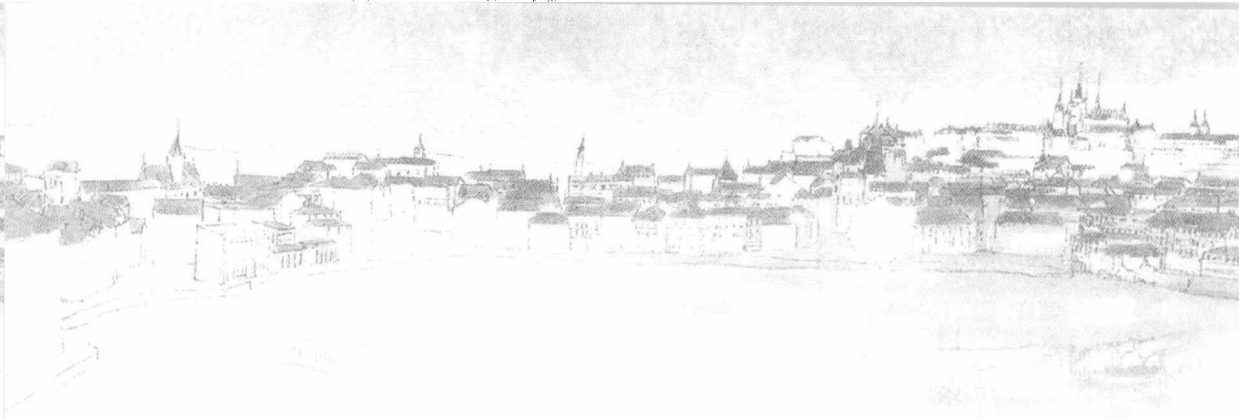
蜗牛姑娘勇敢向前走/三色柳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399 - 3426 - 6

I. 蜗… II. 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5251 号

- 书 名 蜗牛姑娘勇敢向前走
作 者 三色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姜娟娟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26 - 6
定 价 25.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回家.....	001
002	旖念.....	016
003	冷战.....	031
004	飞鸟.....	045
005	自我.....	057
006	一张火车票.....	071
007	两张飞机票.....	085
008	归途.....	094
009	孽缘（上）.....	108
010	孽缘（下）.....	122



目 录

Contents

011	我会带你走.....	138
012	原点.....	151
013	难为.....	163
014	微笑面对.....	176
015	不及防备的痛.....	189
016	失控.....	202
017	纯白阴影.....	216
018	回归.....	232
019	云烟.....	248
020	成长.....	263
021	归处.....	278





001 回家

票子、房子、店子、朋友和亲人，
一个不少。

苏惠二十六岁之前最得意的事有三件：第一，挣钱了，独立了；第二，有一个能说出心底秘密的好朋友杨万琴；第三，亲手将一个小乞丐肖谨养成一个健康向上的大学生。

票子、房子、店子、朋友和亲人，一个不少，这些构成了苏惠缩在自己生活里自我满足不可缺少的条件，她也自得于目前的生活状况，并决定要一直保持下去。

肖谨极度不满意苏惠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满足，一直想要让她生活在人群中。今天是学校活动的日子，他一早就再三叮嘱她，一定要去学校一起拍个照。苏惠拒绝了，大学离她太遥远，去了就会有不该有的心思，很多事情不去想会比较幸福一点。

苏惠将一叠白纸放进打印机纸盒里，墨粉被高温处理后吸附在白纸上，组成一个个清晰优美的字体，然后热烘烘地被吐出来。

她回头将打印好的资料交给客人，收了钱，搓搓手，找杯子倒水喝。

这是经营印务店五年来无数普通上午中的一个，生意零零落落，均是一些散客来复印或打印。员工都懒懒散散的，不想动弹，苏惠也就放任他们在电脑上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或是聊聊QQ。毕竟，大家头天晚上为赶做一个标书加班到半夜。她拉开抽屉将记账本找出来，将记账清单上的公司名称一一清理利落，放一边备用。

苏惠正看着墙壁上彩色打印的明星帅哥发呆，电话响了起来。

“你还不来？马上就开始了！”肖谨的声音充满抱怨，“开学你没来就算了，我都要毕业了，找你拍照你也不来。”

苏惠笑道：“店里走不开人啊。”

“不要骗我，早晨都没生意的。”肖谨怒道，“让你进一次大学的门要死人啊？”

苏惠把玩着手里的签字笔，“正在整理记账单啊，马上就月底了，我还要去那些公司收钱。哪里有不忙的时候？你多拍一点，回来拿给我看。”

电话啪的一声被挂断，这小子长脾气了！

肖谨是被苏惠捡回来养的。说捡其实有点过，那是在五年前的大年夜，她正在店门口徘徊，看对面饭店里灯火辉煌，然后见一小乞丐蹲在店门口的台阶下面，看着对面发呆。

苏惠不知道心头哪根神经被触动了，走到店的后面去，一会儿端了一锅子热汤出来，放他面前，“吃吧！”

小乞丐眼神晶亮晶亮，瞪着她说：“我不是要饭的！”

苏惠笑道：“知道！吃吧！大年夜的，我做多了，吃不了。一个人吃年夜饭，太没滋味！”说完，落落大方地起身。那小乞丐看了她半晌，端起小锅子，咕噜咕噜喝了汤，一点也没剩。

后来她才知道他叫肖谨，他不是乞丐，他只不过是在流浪，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恰好接受了她一碗热汤饭，就留在西南这个温暖的城市而已。

他吃了她的饭，说要帮她做事，硬要留在店里跑腿帮忙。苏惠无法，就请了他做打杂，包吃包住没有钱拿。这小孩学习能力超级强，只用了一个月就把店里的电脑操作搞熟练了，又用一个月就学会了办公软件，再过一个月学会了操作那些制图、打印、复印设备和相关专业软件，然后，便可以独立操作了。他工作的时候无比自信，让人不敢小瞧。苏惠见他学习如此之快，自个儿闷闷的，想当初她学这一套活儿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而且还是加班加点熬夜才学会的，这样比起来，资质高下立现。

至于让肖谨上大学却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她原本一直对外宣称肖谨是她的表弟，从老家过来帮忙的。杨万琴看肖谨修长端正的小身板，明亮清澈的大眼睛，俊秀无比的脸蛋，笑道：“你这表弟做打杂的太浪费了。十六七岁年纪的小孩都在读书，这么聪明的人，不如就让他读书去吧！”



苏惠闷了很久，夜里睡不着，想了很久，才拜托以前的老板娘找关系给肖谨办了一个身份证，然后找了一个高中插班。

肖谨上学的第一天，大眼睛湿漉漉地看着苏惠，“你太好了！”他始终不愿意叫她姐。

苏惠苦笑，也许有一天她的好都会变成坏，再也没有比这更坏的。

肖谨进了学校就如鱼得水，只短短一段时间成绩就跟上去，让苏惠更是怀疑这小子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但是不管她怎么逼问，他一个字也不吐，要是问得急了，小脸一板，转身就走人，脾气跟着成绩一起涨。

学校的家长会活动他都要请苏惠去，苏惠一律拒绝。学校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好地方，特别是肖谨上了本城的大学后，她更是忌讳，大学开学头一天，她就将他的行李打包全丢出去，眼不见心不烦。

苏惠看着店外面叹口气，日子过得真是快，从遇到肖谨起，一转眼就过去五年了，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眼角的皱纹，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就到了对着镜子数皱纹的年龄。

“你就是内分泌失调，赶紧找个男人去。”杨万琴曾经极力推荐，她朋友广，大多是男性，唯一长久交往的女性朋友就只有苏惠一个。

苏惠闷闷的，不说话，恋爱对她来说真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也许一辈子这样下去才最清静。

杨万琴伸着懒腰从隔壁房屋中介所走出来，看苏惠发呆，走过来戳她一下，“中午吃什么呢？”

“没想好！”苏惠懒洋洋地起身，“晚上做好吃的吧，今天肖谨回来。”

杨万琴窃笑，“你哪里是他姐啊，你是他妈！”

苏惠幽幽地转身，“我有那么老？”说完，捡起还没看的日报翻起来。这报纸也是看着厚厚的一叠，广告却占了一大部分，花花绿绿几大页，全都是价格贵的商品。

“最近房子涨价，有好房子就出手吧！”杨万琴劝道，“来店里看房的人多起来了，个个都说要涨价，搞得人心惶惶的。”

“有一个小房子就够了，买那么大来做啥啊！”苏惠是保守分子，宁愿钱存在银行里贬值，也不要冒风险做什么投资。她去年入手了一个小套二，装修装修便住进

去了，别的事情就都不操心了。

“你怎么一点投资眼光都没有啊？你说你这个店，看着挺挣钱的，可是哪一天不是跟着别人熬夜？你要是投资到位了，一把就能翻倍，说不定下半辈子都不用辛苦了。”杨万琴做中介卖房子，同时自己也是一个炒家，偶尔遇到很好的房子才出手，手里的钱不多不少，生活自由安逸潇洒。

苏惠笑了笑，继续翻报纸，忽然手停住。

杨万琴探头去看，却是整整一个版面的寻人启事。

“哎，跟你一样的名字啊！”杨万琴把报纸拉过去看，“苏惠，母病重急救，速归。”她照着念完，啧啧两声，“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还用这样的方式找女儿？”

苏惠的手抖了几下，勉强笑道：“也许是找不到吧。”

杨万琴招招手，“老实说起来，我还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周老板娘把你从哪儿扒拉出来的啊？你对她真是贴心。”

这个店是苏惠在经营管理，真正的老板却是周英男，不过她每年只在结账的时候出现一次，平时也就电话联系或分配一些业务过来，苏惠也省心，钱也挣不少。

“我是她捡回来的啊！”苏惠笑，杨万琴完全当玩笑话。

杨万琴又去翻别的新闻看，看了半晌，到中午时四处找吃的。员工们三三两两出去买饭，也有人问她要不要带，她拒绝，一个人看着店外面的树木发呆。

坐了半晌，起身拿起那张报纸，仔仔细细看了上面的联系地址，却又放下，然后，出门走出很远一段路，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到了郊外，找了个小店打电话。

那铭刻在心里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数字，那两张一直在脑海里出现的满是皱纹的脸，让苏惠手指颤抖，呼吸急促，静静地等待电话那头的人拿起电话筒来。

“喂！”

从这里到那里，距离太远，电话里的声音有回音，空荡荡的。

苏惠有点失望，听起来这并不是记忆中的声音。

“找哪位啊？”浓重的乡音，如果不是当地人，绝对无法听懂。

“张桂玉在不在？”苏惠抖着声音说。

“老板娘出去收租子去了，你等下打过来。”

苏惠长叹口气，提起的心又放下，立即挂了电话，给了老板零钞就走了。只片刻那电话又响起来，老板接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哀痛的声音。老板听不懂



她说的是什麼，骂了一声神经病，便挂了电话。

若苏惠在，她一定能听懂，那个女人反复说的是，“惠儿在哪里？我女儿是不是在这边？”

苏惠挂了电话，坐在公交车上，心里微微放心，若是真的病重，绝对不会出门收租子，那不过是父亲在催她回家而已。

苏惠扒拉一下手指，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回家了呢，大概是五年还是六年呢，脑海里家的样子已经模糊了。

苏惠下车往店里走，杨万琴坐在店门口的走廊上晒太阳，见她回来，道：“刚出去吃饭，见了一个好东西，给你买了，放在你那小厨房里，你去吃吧。”

苏惠笑了笑，杨万琴回头看她无神地走进店去，觉得苏惠今天怪怪的。

苏惠端着杨万琴给自己买的手撕排骨出来吃，杨万琴拿了镜子和口红出来，对着补妆。

“要带人看房？”

“不是，有朋友约！”杨万琴冲苏惠眨眼睛。

苏惠皱眉，张口道：“你小心点吧！”

杨万琴得意地道：“没有问题！”

苏惠看她手指上依然闪亮的结婚戒指，低头不再说什么。她需要这个朋友，不论这个朋友是怎样一个人，只要她对自己足够好就行。

杨万琴收拾好自己，妖娆地离去。苏惠走回店里，坐在吧台上发呆。只半晌，一个修长的人影冲进来，伸手拉起她的手，苏惠慌张地站起来，“我手上都是油，别沾你衣服上了。”

肖谨剑眉倒立，放开手揣衣兜里，深色的大衣衬得他的脸更白，皱眉道：“都这么胖了还吃，要胖成什么样子？”

苏惠扯了纸巾擦手，低头看看自己微微鼓起的衣服，捏了捏肚子上的小肉，“还好啦，胖一点好。”说完，抬头打量肖谨，里面白色羊毛衫，外面一件深色的厚外套，黑色牛仔裤，运动鞋，站在那里笔挺得跟白杨一样，清新夺目。肖谨的身后仿佛有某个人的影子，那个人永远用不耐烦的语气说：“苏惠你是笨蛋吗？”每次那个人那样说后，她都只好傻傻地笑，然后说：“是啊，我很笨，你要教我！”

“我可能要回家一趟！”苏惠微微笑起来，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的脸上，寂寞又

安静，“你帮我照顾一下店。”

肖谨挤到她边上坐下，侧头看，“苏惠，你家在哪里？我从来不知道。”

苏惠笑了笑，“我也不知道你家在哪里啊。”说完，起身，她不想回家也从不提起，可是却不能永远舍弃。

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还在家里，她能不能坦然地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我能养活自己，我能靠我自己挣更多的钱，我能比你强”。每次一想到这里，就止不住地颤抖和兴奋，她想看到那个人在自己面前落魄的样子，在自己面前流泪哭泣，承认他自己的失败，可那只是她自己的想像而已，懦弱的想像。

她侧头再看一眼肖谨，他们那样的人，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肖谨皱眉，看报纸在微风里一动一动的，然后看到了那张巨大的寻人启事，浓黑的“苏惠”两个字仿佛一双嘲笑的眼，耀眼而刺目。

二〇〇六年的初冬，感觉不是一般的冷，肖谨拢了拢大衣，扯下报纸角落里的那个地址，攥在手心里。

肖谨紧跟着苏惠走过店，穿过储藏室到一个横着的小走廊，然后转身走到走廊尽头的小厨房，道：“什么时候去？”

“总要先安排一下这边的事情，这样撒手走了也不好。”苏惠看看肖谨，一边放水洗手一边说，“你也要期末考试了吧？好好准备！”

肖谨道：“你等着我考试完再走，我要跟你回去。”

苏惠瞪眼，“你去做什么？”

肖谨笑，“你家就是我家啊！”

苏惠头疼，这个孩子除了灵活的脑子让人惊叹外，还有超越常人太多的耐性，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阻拦也一定要做到。记得他考上大学那一个暑假，苏惠原本的意思是给他一部分钱，让他自己出去旅游一下当作奖励，哪里知道他自己找了常来店里打印图纸做工程的那些小老板，非要去别人的工地上实习，说是体验生活。

苏惠当然是知道工地上的苦，也劝阻过，肖谨小脸一板，“你就只会给我钱了事？”

苏惠皱眉，“给钱不好吗？”



肖谨瞪眼，“你就知道钱好？”

苏惠笑，“我是知道钱好啊，有人不是为了挣钱还要跑去体验生活吗？”

肖谨气得两个月都没跟她说话，暑假结束后拿了打工挣的几百块钱，跑饰品店里买了一根链子，红着脸丢给她，说算是感谢的礼物。苏惠不爱戴这些东西，觉得累赘，但看肖谨渴望急切的样子，勉强戴了几日，之后便随手放在抽屉里了。后来她发现肖谨的脖子上也有一根和她一样款式的链子，只不过明显更大气些，想是这小子买的时候就买了一套的。苏惠笑了笑，这种把戏她曾经也对别人耍过，不过，那个时候没什么好结果罢了。

下午的生意好了些，一两个经常来做标书的人带了资料和U盘过来，店员忙碌起来，苏惠拿了一叠记账清单，边往外走边道：“我要去收账了，你给我看着点，他们有什么不会的，你好搭把手。”

肖谨不愿意待在店里，既死板又无乐趣，便道：“一起去吧，我在店里打工，你也不给工钱的，我不干！”

这个印务店在巷子里，店面宽有六米，透亮的玻璃门脸，玻璃上贴了价目表和几个红色醒目的大字“专业制图、标书制作”，顶上一个龙飞凤舞的招牌“映美图文社”。店堂深足足有九米，店堂高有接近五米，略显空旷。进门处是一组沙发并一个吧台，往里走两米，两边并排摆放着六台电脑；电脑后面是一张巨大的操作台，台上压着一块厚厚的玻璃，玻璃上摆放了尺子、剪刀、美工刀以及胶布；操作台后面是一台打字复印机，一台巨大的组合式彩色激光打印机，一台专业图纸打印机，一台胶装机以及一台切纸机；店后面一个小门，小门进去是一个不小的储藏室，放置了一些专业机器和储藏的白纸封面等物品，再后面就是走廊、员工宿舍和小厨房等。

当初苏惠来到这个城市身无分文，无一技之长，站在火车站看着巨大的广场上人来人往，全是陌生的脸孔，她走不动路，也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那个时候的她，活了二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不知外面是什么样子，也不知有什么样的诱惑，只凭着一腔意气。

周英男收留了她。那个时候这个图文社不过是省城建筑设计院下面一个小小的复印部而已，周英男承包了复印部，买了专业的设备，开始对外营业，然后，教她学习使用所有的设备。

苏惠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在二十岁之前接触电脑，不过是打打电脑自带的小游戏而已，根本不懂那些应用软件，更谈不上操作。她哆哆嗦嗦，毫无自信，周英男却鼓励她，“没有任何人天生就会的，只要你努力，比别人更勤奋些，肯定能学得更好。”

那是苏惠第一次听人这样肯定自己，在她以往的生活里，听得最多的是，“你本来就不聪明，所以要懂事，不要去麻烦别人就好了。”

再到后来，她做上手了，比别人更努力些，周英男考察再三，就放心地交由她来打理了，再不出现在店里。只是因她的关系，省属几个大型建筑单位的业务总是固定在这个店里的，苏惠便因为自己的诚实和好运气，就在这个城市立足了。

肖谨在大学假期经常跟着苏惠跑各个大的建筑公司收账，也明白了一些流程。那些大公司里人员繁杂，手续多如牛毛，每个月一张小小的结账单上非要签十几个名字才拿得到钱，有时候跑了几趟因签字不完全，白跑也不在少数，所以说，收账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因为是大学最后一个元旦节，大家都说趁在考试之前最后疯狂一把，要做一个活动，我就觉得你都没来过学校，一起来，肯定很好玩。”肖谨游说苏惠，其实苏惠只比他年长五岁而已，这个年纪在别的女孩子正是潇洒的时候，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朋友出去玩乐，为恋爱和朋友而烦恼，哪里像她那样跟个老太婆似的，天天待在店里为一块两块钱操心。

“啊啊，年轻人就是好啊！”苏惠羡慕道。

“说得你好像很老一样！”肖谨跟着苏惠上公交车，“你这个人太无趣了啊，周老板每年给你那么多钱，你一分也不花就知道存起来，你的生活就没有乐趣吗？或者喜欢旅游，或者喜欢衣服，或者喜欢首饰？”

“我的乐趣就是看着存折本上的数字一天天往上涨，那种满足感你不明白啊！”苏惠笑嘻嘻地道，“我才担心你呢，你手太松了，有一点点钱就花得精光。”

“你知道钱的意义吗？”肖谨扒拉开挤在苏惠身边的人，一手拉着车上的吊环，一手环着苏惠，“钱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花出去。你要不花它，它就是一个数字，懂不懂？”

苏惠摇头，“我只知道啊，有人把钱花出去了，体现了它的价值，却在没有钱的时候跟店里的小妹们借钱花！你以为我不知道呢，你说你钱都花什么地方去

了？还跟人家小吴借钱，小吴每个月工资也不高，你借了人家花什么？”

肖谨红了脸，死憋住不说话。

苏惠扭头见他神情，知道他又在犯倔了，也不管。

公交车摇摇晃晃半天，身边的人挤来挤去，一点也不舒服，比起走路来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肖谨闷闷地跟着苏惠下车，道：“苏惠，你别把我当小孩子，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会挣很多钱的，全部都给你，好不好？”

苏惠安心地笑，“你知道就好了啊，也没指望你给我挣钱过。”

两人说完，就上了一栋装饰豪华的大楼，大楼内安静又忙碌，只看见人影子在透亮的办公室内来来去去，却听不见一点嘈杂的声音，苏惠每次来都觉得很神奇，却也和这种气氛格格不入。

两人被前台小妹领进去，在待客区坐了半晌，等那些签字的人都签字了，终于到财务处领钱。苏惠冲肖谨眨眼睛，今天的运气很好了，等的时间不算长。

肖谨跟财务的人都熟悉着呢，一路姐姐妹妹叫过去，不少年纪大的阿姨级别的人还特地跑过来跟他说话，无非就说一些大学里好不好、成绩没问题吧之类的。

苏惠跟财务清算了钱，小心地放进随身的包包里，等了半晌，才见肖谨意气风发地走出来。

“我第一次打工就是在这家公司一个工长手下干的，跟工长回来过几次，公司里的人都很好啊，还都记得我呢。”肖谨笑眯眯地道。

苏惠腹诽，并不是公司里人好，而是对人好也要看对象了，肖谨嘴巴甜长得又好，当然受欢迎了，比不得她这样的闷葫芦，都来了多少次了，大家的关系还只是淡淡的。

“下学期就只剩下毕业设计了吧，要找一个什么工作呢？”苏惠随口问着，其实一点也不担心，这小子在读大学期间已经显示出他那超强的拉关系和挣钱的能力。肖谨手头松，留不住钱，花出去的多，却也是因为自己挣得比较多。他因自己的经历和别的小孩不一样，更懂得去维护关系，也懂得把握机会；又因在工地上实习过，知道挣钱不容易，所以，一进大学就投身到无限的兼职活动中去——当然奖学金这个大头他是没放过的。按照肖谨的话来说，那就是“明明有那么可观的奖学金不拿，那才是没经济头脑的白痴”。苏惠满头黑线，要拿奖学金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的事情吧？

不过，肖谨表现得越是轻松不要她操心，苏惠就越是丧气。原来，并不是人人都像她一样需要别人的照顾。

“再看看吧，我想就留在这个城市好了！”肖谨侧头看着苏惠笑，“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里。”肖谨心里想，因为这里有你在。

苏惠点点头，两个人又向下一家公司出发，后面的结账却并不顺利，主要负责人出去办事，两个人只得回店里。一路奔波了几个小时，不是什么体力活儿，但是心里却觉得累，苏惠一回店，就瘫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

肖谨端了杯水给她，“所以说要运动啊！咱们家附近不是有个健身房吗？你去办一张卡，跳跳吧！”

苏惠闷头不说话，看隔壁一个全身绿色的人影子晃来晃去，起身走出去，然后干笑道：“啊，陈哥回来了啊！”

一个着军大衣的影子转身，硬朗的面部线条，爽朗地笑道：“是苏惠啊！万琴呢，她跑哪里去了？怎么没在店里？我还特意说来给她一个惊喜的！”

苏惠心里叫苦，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额头都冒出汗了。

肖谨望天翻一个白眼，他就知道这个杨万琴又跑出去干什么好事了，早就跟苏惠交代过，不能和这样的女人深交，苏惠一点也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他走出去，笑道：“陈哥！”

陈劲点点头，“肖谨都这么高，这么帅了啊！”

“琴姐出去了，我下午回来的时候看她慌慌张张出去，可能是带客人看房子去了吧！”肖谨脸不红气不喘地道，一边说一边给苏惠使眼色。苏惠忙转身，慢走几步进储藏间，然后飞快地掏出手机拨号。

“死杨万琴，赶紧接电话啊！你老公回来了。”苏惠绝望地听着手机里的忙音，觉得这次杨万琴可能没那么幸运。

苏惠挂了电话出来，表情极其不自然，仿佛做了什么错事一样脸涨得通红，连看都不敢正眼看陈劲一下。陈劲跟肖谨说了一会儿闲话，看苏惠冷淡的样子，找了个借口回家了，说看见杨万琴转告一声。

苏惠看陈劲走出去，笔挺的背影在人群里特别引人注目。

“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啊？”肖谨坐在一个空闲的电脑前，点击鼠标，上网，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连说个谎都说不好？”

苏惠纠结了一下，掏出手机继续拨号码，要是被陈劲发现杨万琴在外面风流潇洒，那事可就真的大了，她是不愿意看到那样情况的。

“她哪一次出去玩不是把手机关了的？你就别管了！”肖谨幸灾乐祸。

苏惠瞪他一眼，黑白分明的眼睛跟婴儿的一样清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肖谨看别的人都在忙，没注意这边，头凑过去道：“琴姐跟你不一样，她那个人就爱玩，喜欢刺激。说不定这一次她还觉得惊险好玩呢，你在一边慌里慌张的，反而把事情搞糟糕了。放轻松，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这样说？她才不是那样的人！”苏惠赌气。

肖谨不说话了，苏惠是一个死脑筋的人，对人的印象也是永恒不变的，她要是觉得那个人是好人，那就一辈子都觉得那人好；要是那人第一印象不怎么样，永远都喜欢不起来。这也是让肖谨苦恼的地方，因为在苏惠眼里，他永远都是那个全身脏兮兮饿得皮包骨头的小乞丐而已。

苏惠觉得怎么样也要联系到杨万琴，在店门口张望了半晌也没见她的身影，整个人就有点泄气。

“你说，陈哥挺好的，万琴怎么还是那么贪玩？”苏惠想不明白。陈劲和杨万琴是她羡慕的青梅竹马的代表，两人从高中时代就认识，大学期间也一直联系频繁，毕业后又潇洒了几年才结婚。这个姻缘是青梅竹马的典范，每次说起来都让人赞叹和羡慕。

“都这么晚了，去做饭吧！我饿了！”肖谨耍了半晌，见她还在苦恼，抱怨道。

“就知道吃！”苏惠抱怨，却还是乖乖地起身去小厨房做饭，里面已经有她准备好的菜。

因从小在苏地长大，苏惠的口味偏甜酸，即使在这个西南著名的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适应这麻辣口味。肖谨的口味却是多变，他不仅能吃甜酸，更是嗜辣如命。每次两个人去吃火锅，苏惠都不用店里提供的油碟，而是自己另要一个干净的碗，只加一些姜蒜香菜油盐 and 醋就够了，肖谨却要用最辣的那种，吃了不够，还要另加辣椒。

苏惠在厨房有绝对的权威，只要是她做饭的话，是一点辣椒和花椒也不沾的，刚开始时，肖谨吃不惯，抱怨，久了却也就没话说了。店里的员工均是川人，吃不



惯这没有滋味的菜，也只得自己动手再做。

她出去问店员，是在店里吃还是买盒饭，大家都说买盒饭。苏惠笑笑，回厨房量好两人份的米，淘米蒸饭，将菜分类洗干净，再处理好装在盘子或者盆子里，等米饭要熟的时候再下锅炒。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琴姐啊？”肖谨站在厨房门口看苏惠切菜，肖谨什么事情都能很快上手，唯独厨房里的事情却是怎么也学不会的，看苏惠的菜刀在菜板上叮叮当当响，就觉得很恐怖，为什么人能训练到看也不看手上的菜，就切出那么均匀的菜丝来？

“好朋友来的！”

肖谨不屑，若说是好朋友，他还真就没见杨万琴对苏惠好过。杨万琴是一个标准的自私女子，收入不错，打扮时髦，追求服饰，性情自私，贪图安逸，习惯使唤人。她更是沉迷于玩乐中，白天无精打采，晚上精神百倍，城中稍微出名点的酒吧她都很熟悉，更是对娱乐场所如数家珍。这样一个女子居然与保守如老太婆的苏惠成为朋友，肖谨是怎么也想不通的。

苏惠笑，“万琴人漂亮，做事情又能干，自己也有能力，还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当然是一个好朋友。当年要不是她说你应该去读书，我才不要花钱去找关系，让你插班读书，你应该感谢她。”苏惠打开水龙头，冲冲手，“你每次回来就知道找我胡闹，去看店啊，他们有不熟悉的地方你给教教。”

肖谨笑，“我做这个做烦了，不想再做了！”

肖谨刚上大学的那一年，每到空闲的时候就上店里来帮忙。苏惠知道他什么都会，就产生了依赖的思想，什么事情都让他做，那一段时间正好来打印图纸和做标书的人又多，累得够戗。肖谨不服气，让苏惠给工钱，苏惠却说帮他存起来了，不让他乱花，气得肖谨发誓以后再来帮忙。

肖谨看着苏惠的动作，半晌才道：“给我说说你的家好不好？”

苏惠的手顿了一下，勉强笑道：“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要和你一起回去，你给我说说，我才知道怎么对你爸妈好啊！”肖谨做出有点忧郁的样子，“你知道我在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最亲的人了，如果能再有两个，我会很高兴。”

苏惠扭头看肖谨一下，他的眼睛被额前的头发挡住，眉眼下面是阴影，整个人